

蘇淵雷著

經世文綜

南京旦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新一版

經



道不在遠
言為世法

實事求是
文章之則

淵雷先生新著

陳布雷謹題

前言

一、近今學校，自專科以上，下至短期訓練班，例授應用文。主之者率就公文程式，逐類講解，或示以一二範例而已；所重獨在格律之末，於從政之本，經國利民之旨，皆不之及。學者縱能熟諳法式，妙通關節；顧不明治體，不通政術，亦復何益？其有以自異夫普通官吏者蓋鮮。

二、三十年秋，適在中央政治學校公務員訓練部普通科，講授應用文，曾本斯旨，妙選簡編，以供研讀。諸同學畢業後，分發各部會服務，三年以來，紛紛函請將原稿印行，藉資循覽。乃重加甄錄，附以題解；務期篇章組織，自成體要，執簡御繁，先立其大。

三、全書分六大編 一政理，二吏治，三教化，四地政，五國防，六應變。共一百五十一篇。天下之道，不出常變，知常而後能應變，語變乃所以顯常。動靜以時，其道光明。首末兩篇，意蓋在此。其他四篇，實攝管教養衛四門，全體起用，總別相關，讀者從此植基，庶可應物矣。

四、本書敍目初成，徧示通人，就中陳立夫部長太虛上人暨徐澄宇陳真如衛琛甫楊家駱諸先生，指示尤詳。衛楊兩先生復邀主其家，盡啓書藏，恣予披錄；故獲於付排前，重訂篇目，稍臻完備。此外，陳布雷先生寵賜題詞，黃竺如盧子英兩先生，於本書出版，助力尤宏，皆當感激勿忘者也。謹於卷首，一併誌謝！又並世作家，懼有挂漏，詳蒐博采，請俟異日。

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記於北京公園

經世文綜敘目

凡學皆所以致用，非必別有經世之學也。凡文皆所以載道，非必別有經世之文也。自漢宋末流，或溺於章句，或轉爲空疏，自炫深博，以邀時寵，坐視宗國淪胥，生民塗炭，而不知所以匡濟之，則亦荀卿氏所謂禽犢者耳。雖當承平之世，榮利嬰心，一問政事，略抒論議，又莫不影響疏舛，苛刻躁妄。談理不公，言事不實，積弊所致，未之或救。於是學者始奮起倡經世之學，爲經世之文矣。

經世之學，前有永嘉，後有兩李，皆內聖外王，切問近思之學，莫不以經國利民爲一。

浙學故重史，而永嘉爲最。姚江雖輕史，亦貴事上磨鍊，厥後梨洲崛起浙東，數傳而至黃梨洲，乃集浙東學派之大成，所謂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實性命者必究於史也。清季瑞安孫氏，提倡薛鄭陳葉之學，校刻永嘉叢書，浙學漸興；平陽宋平子從而和之，一時陳介石、黃廬諸子，咸以文史之學鳴於時，講學南北，所成就爲多。於是世人始復知有永嘉之學矣。

顏李上規周禮，抑亦永嘉之遺風。習齋嘗謂：若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黎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年譜與張文升語）其經世之志，實學、實習、實用之精神，足見一斑。此與永嘉，雖同重功利，要在匡君宥民，扶危濟難，非若法家之壹於急功近名，以首級論賞，以酷刻樹威，肥己而瘦天下，萬夫爲柔一夫剛者也。

世稱諸葛公論治主法家，雖時勢所趨，亦有不盡然者。漢承秦敝，與民更始，法三章而天下定，其後文景之世，雜用黃老，與民無競，而國以富強。漢季鼎沸，曹操以橫臣當國，雜譎詭之術，無復東京氣節之尚。華歆賈詡輩出，政治之德操掃地矣。武侯雖參用法家，然通於經術，一歸治平。王通曰：武侯不死，禮樂且有興乎，殆知之深者歟？陳壽稱其治蜀，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詩曰：爲民不利，如云不克。彼法家之政事，非治民也；將以克民也。夫以克民爲經世之學，則有悖孔氏修己安人之教，斯又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不得不先爲之辨正者也。

爲政有本，本立道生。孔言德治，譬衆星之拱北辰，孟倡仁政，治天下若運諸掌。老貴無爲，莊曰在宥，墨家稱神禹，荀卿法後王。管子牧民，首重四維；韓非治國，先去五蠹。董生天人三策，明道而正諠；賈傳政事一疏，長治以久安。魏徵十漸，仲淹十事，蘇軾萬言，陳亮五論，綜覈治體，皆有特識。近如國父早歲之上書，章氏檢論之通法，揚權今古，期於至善，抑又密固俱抵革易時弊者矣。選「政理」第一：

論語爲政各章選錄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老子節錄

莊子節錄

禮運大同小康章

大學節錄

中庸哀公問政章

墨子兼愛篇

荀子富國篇

管子牧民篇

韓非五蠹篇

呂氏春秋貴公篇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首

賈誼陳政事疏

說苑政理十六則

鹽鐵論本議篇

吏治以得人爲先，守土以安民爲本。賢良方正，孝弟力田，題目不同，選賢則一。東京以來，競尙州評，清議輿論，一稱稱盛。自魏武下令，「人惟才舉」，而氣節薄，晉立九品，尊重門閥，而下達難。科舉制興，人才始陋，鬻科賣爵，不堪

潛夫論務本篇

諸葛亮前出師表

魏徵論時政疏二首

貞觀政要論君道三則

貞觀政要論政體八則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

蘇軾上神宗皇帝書

陳亮中興五論

陳傅良吏部員外郎對劄子三首

明夷待訪錄原君

明夷待訪錄原臣

宋論恭宗端宗祥興帝首節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曾國藩應詔陳言摺

國父上李鴻章書

檢論通法篇

問矣。

自來善政，尚德綏刑。漢有廢刑之議，唐有縱囚之事，雖同異殊科，亦千古之美談也。善哉史遷之序酷吏，班固之尚循良。苑囿之傳帶錮，干寶之論晉紀，閎識孤懷，寄慨百世。至曾鞏記趙公救災之法，朱子述金華社會之制，陽明鄉約之遺規，文忠禁州之法令：皆效美於當時，德被於萬代，今日從政之士，所當借鏡者也。選「吏治」第二：

荀子禮論篇

潛夫論考績篇

二十二史劄記賢良方正茂材直言篇

二十二史劄記三老孝悌力田篇

二十二史劄記九品中正篇

日知錄吏胥篇

日知錄法制篇

日知錄選補篇

日知錄銓選之害篇

日知錄人材篇

日知錄保舉篇

日知錄清議篇

漢文帝除肉刑詔

政學相須，則知類通達。修齊治平，實始乎格致。庠序之制，昔人備矣，禮有學記，荀標勸學。絳帳之風，河汾之化，

經師人師，代不乏人。昌黎有解惑傳道之師說，安定立經義治事之學制。鹿洞成規，鵝湖論難，橫渠兩銘，陽明三字。莫不

稔俗訂頑，蔚爲風氣；實學人之鵠的，亦教化之鴻基。輒近科舉廢除，學制興革，尤多宏議，足示周行。選「教化」第三：

禮記學記

荀子勸學篇

歐陽修縱囚論

史記酷吏列傳序附論

漢書循吏傳

後漢書黨錮列傳序

晉紀總論

二十二史劄記宋初嚴懲臧吏

二十二史劄記明鄉官虐民之害

曾鞏越州趙公救舊記

朱熹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王守仁南嶺鄉約

王守仁中諭十家牌法

林則徐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摺

卑議民疾篇

顏氏家訓勉學篇

韓愈師說

韓愈師說

韓愈師說

韓愈師說

宋元學案安定學案節錄

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

張載西銘東銘

朱熹白鹿書院學規

陸九淵白鹿書院講義

真德秀大學衍義序

王守仁拔本塞源論

日知錄歷代風俗篇

日知錄名教篇

古有恆言，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是以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孔子言治，足食足兵。李悝盡地力，商君急農戰。孟子謂仁政必自經界始，醉心井田之制，爲後世論者所宗焉。漢時兼併日甚，民不聊生，於是晁錯論貴粟，仲舒主限田。巨君變法，首領王田之令；北魏李文，因李安世之請，始下均田之詔，井田美法乃得實現。自安史之亂，版籍失實，均田制度既壞，而與之相輔之租庸調法，復多窒礙，於是楊炎始創兩稅法。以畝定稅，歛以夏秋，蓋已革除按戶征和，高蔭免課之弊；而陸贄深非之，鄒樵馬端臨輩，各有從違。宋行青苗、免役、方田諸法，亦利弊互見。國父晚出，倡平均地權之策，則又拔本塞源，可以一勞永逸者也。至河渠水利之興，亦地政之大端，因以附焉。選「地政」第四：

孟子滕文公問爲國章

管子乘馬篇陰陽章

商君書農戰

史記平準書

漢書食貨志節錄

晁錯論貴粟疏

董仲舒限民名田奏

日知錄廉恥論

顧元學辨

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校邠廬抗議採西學議

馬建忠擬設繙譯書院議

李瑞榮請推廣學校疏

嚴復論八股存亡之關係

蔡元培新教育意見

新莽制王田令

李安世請均田疏

魏書孝文帝太和九年詔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乙丑詔

新唐書楊炎傳節錄

陸贄奏請改革財政之害六事錄一

通志食貨略賦稅條節錄

文獻通考卷三節錄

朱熹開阡陌辨

國父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

賈誼治河議

春秋大防，無過夷夏。王道安民，霸道保族。孔興微管之教，孟發羞霸之論，立義本姓，未可一概。蠻夷猾夏，常爲世患。攻守異勢，和我異議，欲求致勝，首貴籌邊。若荀子議兵，晁錯上書，趙充國之議屯田，張騫班超之遠略，皆卓立千古。唐有陸贄守備之狀，宋有李綱中興之策，水心一箭，陽明一疏，莫不詳明扼要，切合時勢。下至鴉片興役，法越構兵，李鴻章和議之是非，劉永福奮圖之始末，梁任公歐戰之史評，蔣百里國防之偉論，凡斯數者，皆有闢歷史之趨勢，實繫吾族之運命，察往彰來，未可忽諸。若乃田疇之躬耕，薊北，延平之經營海疆，聚衆生財，復仇雪恥，其風烈尤足以奮百世矣。選「國防」第五：

孫子節錄

荀子議兵篇

晁錯言兵事書

趙充國屯田奏二首

漢書西域傳贊

漢書張騫傳

後漢書班超傳

三國魏志田疇傳

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李綱請立志以成中興疏

李綱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

葉適上孝宗皇帝劄子

曾鞏序越州鑑湖圖

日知錄水利篇

日知錄河渠篇

王守仁陳言邊務疏

明史記事本末沿海倭亂繫論

史可法請頒討賊詔書疏

黃宗羲賜姓始末

林則徐密陳夷情不能歇手片

左宗棠應詔統籌新疆全局疏

劉永福諭黑旗將士檄

李鴻章奏報馬關簽約經過摺

彭玉麟力爭和議片

唐景崧台灣民主國成立布告

梁啟超歐洲戰役史論導言

蔣方震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

讀史方輿記要總序

江南方輿記要序

四川方輿記要序

直隸方輿記要序
陝西方輿記要序

窮變通久，損益因時，變法之義，山來尚矣。夏忠殷質，郁郁周文，盛業日新，何常之有？姬嬴之際，社會大變，執斯乘之而霸秦，西漢末年，巨君有作，法令彰而實效虛，天下亂矣。至宋而荆公當國，倡新法以圖富強。新舊黨爭，毀譽參半而厥功卒鮮。清季洪楊起義，戊戌政變，時機所制，未顯弘謨。至國父截斷衆流，昌言革命，辛亥功成，而民主之局開矣，歷代變法，莫不以興利剔弊，匡君宥民爲依歸，而卒鮮功效者，豈非以百姓易與樂成，難與慮始故耶？然主之者驟，挽之者力，內外不孚，新舊不協，要亦一因。易曰：澤中有火，革。莊生亦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變革之際，天人之故，亦難言哉。茲前徵後，采善於人，不以成敗論人，今古相譏可耳。選「應變」第六：

周易革鼎二卦

孟子節錄

史記商君列傳

戰國策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漢書王莽傳節錄

武則天改元光宅赦文

宋史王安石傳

司馬光應詔言朝政國失狀

韓琦論青苗

顏元宋史評節錄

宋濂論中原檄

上選六章，大抵所謂入史之文，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者也。居官作吏，固宜奉爲圭臬；卽我國民，亦應人手一編，不時省覽，可以知國計民生之大原，古今政俗之得失矣。王生有言，是政不在多言，顧在力行何如耳——茲編之選，遂從簡約，掛漏之譏，所不恤矣。

三十年七月平陽蘇淵雷敘於巴之南泉

錢江上天王策
張之洞上海強學會序

宋衡上台肥李使相書

康有爲應詔統籌全局疏

章炳麟討滿州檄

嚴復原強

國父民報發刊詞

國父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

國父中國之革命

梁啓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特載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

經世文綜

蘇淵雷纂

政理第一

論語爲政各章節錄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爲政）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里仁）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爲政）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陽貨）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荀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顏淵）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爲政）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季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矣！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何謂五美？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何謂四惡：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名謂之有司。（堯

曰)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子張）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

這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御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衛靈公）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憲問）

子與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磬聲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憲問）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以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憲問）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

「題詞」論語一書，適合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任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蓋七十二子之徒其所誤錄。觀其疏通物理，密達人情，必舉其微行而辨其背理。信孔學之概要，六藝之通論也。昔趙普稱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立其大者，要非過言。

上錄三十則，係就論語中論政者，依類選出，雖前後章次各異，而義自一貫。治平之道，胥在此矣。

論語有齊論魯論古論三家，篇目頗不同。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鄭玄始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魏何晏復本諸家之說，而爲集解，於鄭註多所刪佚。梁皇侃依集解爲疏，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今收入十三經註疏中者是也。宋淳熙間，朱熹爲之集註，與大學中庸孟子同編爲四書，頒行學官，千餘年來試士制藝，一準於是。清人治此者，有焦循迴釋，劉寶楠正義，皆稱精密。

仲尼志在濟民，理無不仕。子張問行問達，又問于祿，此則急於名聞利養矣。仲尼告以寡尤寡悔，祿在其中，豈所謂取青紫如拾芥者邪，非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夫唯動無過舉，與物無疵，則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菜食豆羹，甘於五鼎，此乃所謂祿在其中。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而人不能無資生事，是故賜不受命，務爲貨殖，孔子與之。此見商賈廢居，勝於事亂君，受祿位矣。顧甯人稱學者必先治生，蓋得其意。（蒧漢微言）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斂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觫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

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土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笑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墾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譯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題解〕 孟軻字子輿，戰國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以王道游說齊梁之君。時天下方紛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皆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有傳。

戰國學者，氣象以孟子爲最雄偉，論者擬之柏拉圖。彼論學貴深造自得，知類通達，恥聲聞之過情；論養貴持志集義，先立其大者，強恕而行。故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此篇爲梁惠王上之末章，可見孟子之政治主張。政爲不忍之寄，王政之行，在於仁心，人莫不有仁心，要在能推之耳。王霸之分，義利之辨，皆由於此。

孟子通行本有趙岐註，朱熹集註，焦循正義，而戴震之孟子字義疏證，義理尤精。